



農巖叢集
九

書

共十卷

~ 16
2442
9



和
號 2442
卷 18-9

農巖集卷之十七目錄

書

與南領相 九萬

與北溪李公 三

與李右相 濡

與李子三 會〇七

答申右相 完

與崔右相 錫鼎

與金士肯 構

與李養叔 願命



答金叔履卿 卷之四

與海昌尉 吳公泰周

與李伯祥

與俞寧叔 二

答任大仲 陸

與金進士 措

與最良兄

答魚子平 史衡

農巖集卷之十七

書

與南領相 九萬〇甲戌

上天悔禍 翟儀重新此在舍生之屬莫不鼓舞慶
抃伏惟此時赤烏還朝鼎席增重區區攢賀又不勝
名喻也昌協酷禍餘喘不即填溝壑覆盆之下復觀
天日恩綸所被感泣無窮而顧亦何及於泉壤私情
摧痛益益罔極耳仍竊伏念今日朝廷之上舊德宿
莖為 上下所倚重者獨閣下一人在耳而國勢之
危疑世道之壞敗朝著之草創紀綱之頽廢視已已



以前不翅十倍然則閣下今日之位雖前日已踐之
煖席而其憂虞之殷責望之重則盖有甚焉不識閣
下何以範圍在野釁累之身固不敢妄論當世事而
竊聽於道路之傳則已多有使人寒心者不知自執
事觀之以為如何耳愚竊謂為今之計者當以死生
禍福倚閣一邊日中惟見得一箇道理直截分明捨
命做去無毫髮顧瞻計較之私參錯於其間然後國
事可做人心可服矣今則不然所謂一隊士類者大
抵皆出於風霜霆霹之餘推剝銷鑠鬼奪心死無復
有正直剛銳之氣而又重以日後反復之慮故論議

之間專務媿媿以保養奸兇為能事以愛惜身家為
長策而臺閣之上媿靡尤甚凡係討罪懲惡之舉皆
欲委之於君上而不肯以身擔當從而為之說曰
治之以不治將以愧其心也其或迫於公議而論逐
一二人則亦必委曲回互苟且滅裂殆不成言議殆
不成罪名而猶懼讐怨之歸已也則輒敢公誦於人
曰此人吾所親也竄逐可惜又曰此事吾不欲而僚
議強之也欲以是自媚於兇徒而覲免於異日之禍
其俯仰前却畏怯縮瑟之態令人羞愧令人憤懣亦
令人哀痛嗚呼人心之不正士氣之不競至於此極

脫國家不幸有變故則其有能捐軀徇國伏節而死
義者乎此其憂不但在於討罪之不嚴而已且以討
罪之義言之彼羣兇輩自作之孽固已昭布於一世
人之耳目而其間或有一二藏形匿影不犯手勢陰
逞其胸臆而情狀透露自不可掩者間巷遠方之人
雖婦孺走卒莫不戟手相指肆口憤罵以爲必不可
赦蓋人情之所同憤卽天討之所必加也書曰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古之聖人豈其不足於好生之仁
不殺之武哉惟天討之所必加奉而行之不敢以已
意有所輕重焉耳今也不明此義而於其罪惡之實

盈負犯之至重者一切寬恕容護務從輕與外自託
於失不經之義而陰以濟其慮後患之私此與古聖
人奉行天討之意一何背盭之甚哉以此銜巷草野
之間人心憤鬱公議沸騰不可沮遏而奸兇之徒方
且拊手稱慶陰長其氣勢而無復有畏憚之心他日
之患庸有極哉言之及此誠可謂痛哭流涕矣當此
之時閣下不在其位則已既已進而立于廟堂之上
則中外四方之責皆歸於閣下閣下其可不汲汲焉
思所以救之乎愚願閣下一心直道毅然主持惟以
司馬公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是事者爲心而朱夫子

所譏范忠宣陰爲後日自全之計者爲至戒則必能
有以振起士大夫之氣一洗其陷溺之污而天討得
以肆行奸兇咸伏其辜而世道國事庶乎其有賴矣
夫以閣下剛方之資貞固之操其於任此責辦此事
宜無難者而抑愚嘗得奉教於下執事久矣竊恐思
慮過於精詳慎密論議主於委曲平章以此而施之
今日或者未有以大振士大夫消沮之氣而反與之
同流未有以痛懲羣小人奸兇之罪而反有以增其
氣此愚之所不能無慮者故輒敢忘其僭越而畢其
說焉蓋亦仰恃平日之知照耳然以昌協之有至怨

深讐於彼而其說如此則雖以執事之明亦或意其
出於一己之私而未甚見察也然彼輩之積惡稔兇
如未得罪於一國之公議而莫逃於三尺之王法則
昌協雖欲以己之私逞其報復其如公議之不見王
法之難執何哉而乃敢以頽舌文字恣憑執事而盡
幸其得售乎此非區區之所敢出也雖然先人之禍
亦豈獨一家之事哉自古奸兇之戕害忠賢掾傷國
脈如已卯之褒貞乙巳之芭磁百齡輩雖千百載之
下人皆扼腕痛心思欲寢皮而食肉痛恨於當時之
矢刑此實天下萬世之公議而非止一家之私怨也

今此亮人之禍不議論者以爲與已卯乙巳何如而
若以爲有所差殊不可比同則固無可言者不然則
今日之兇徒豈非昔日之衰貞芑穰百齡輩而在前
代則恨其失刑在今日則不欲深治此果可謂得夫
好惡之正而合於天下萬世之公議乎昌協於此實
有不忍深言亦有不忍極論者而所欲聞者惟明公
一言之重耳明公若以先人之禍爲有以自取而不
可與已卯乙巳比則昌協當屏伏窮山絨口結舌隱
忍浪默以沒其身而不復有望於當世矣不然則衰
貞芑穰百齡之罪其治與不治此朝廷之事而明公

之責也昌協又何敢以私干焉惟閣下深察其意而
第以一言明教之幸甚憤懣傷痛語無倫脊干冒尊
嚴惶恐死罪眼病適皆代草欠敬又增悚息自餘惟
祝爲世道加護鼎茵以慰具瞻

與北溪李公

戊寅

佳雨潤物伏惟辰下體履神相萬安瞻仰非虛語也
弟棲息粗安而新屋苦未易成殊覺費心昨又於傍
側穿一小池活水清潔有足娛懷方擬種荷養魚作
山林經濟却是無事生事自笑自笑

與北溪李公

昨夕如聞新命竦踊之極幾於不寐蓋爲國家公喜
不得不爾耳然以今日時勢雖古之才賢當之亦將
依然憂其難濟固知循墻之志當甚於宋鼎之銘矣
區區於此又不能不爲執事者憂之然輿望所屬
聖簡特達義不容却步反顧惟有向前擔荷竭其忠
貞上不負國家下不愧吾心足矣此外恐無他道理
也蓋古之大臣有能成不世之勲建非常之烈者雖
其才智過人而其本領全在於此武侯尚矣若范文
正公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
爲爲之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

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韓魏公臨大
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壑無所
忌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
所殆非明哲所尚公歎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
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如何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
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此皆與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規者同一意也今日之所當法
者其不在此乎又魏公嘗言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
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矣此
言痛切亦足警省並以奉誦伏幸照察至於格 君

東麓集
之方舉措之宜朱夫子所與留趙二相者詳且備矣
暇日試取以覽觀焉則其本末緩急之序必將有犁
然而當心者矣其中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
一語尤爲切至恐當爲今日告君之第一義不審
以爲如何不勝區區之私敢此縷縷

與北溪李公

逾月不承候其於縣慕豈勝耿耿冬候乖常伏不審
體中起居神相無恙向來大內火災極是非常久猶
驚駭所幸中宮患候造復耳弟歸自沁州家間粗
安此在今日實爲優幸而但耳目所及無非可懼可

憂者日夕傷歎寢食不安况在宰物之地豈比霍食
者憂耶但竊聽於道路頗言厲疫之慘前史所罕聞
而朝家了無警勤施惠之事咎責殊切竊謂今日事
雖若無致力處然八路數千死屍相枕有非向來饑
饉之比而捧糶簽丁一如常年良情之如此亦何足
惟乎及今特下德音少寬其令尚可以慰悅良心若
但委之守令使其於中善處而已則恐朝家德意無
以昭布於下幸有以思量如何

與李右相

濡○甲申

伏惟即日體中動靜萬福竊聞日昨進對以皇壇

營表不宜過大儀文不宜太縟而動役之際頗煩聽
聞歸咎於監立之臣此在愚意深覺未安蓋協嘗竊
謂此事雖於義有不容已者於禮無甚難處者而若
果生釁於彼虜為禍於國家則不可為也顧偶妄料
其必無是故決然以為可耳然事情之難料自昔已
然苟或曰彼怒之不可測禍患之不可知而欲且已
之則是料事之各不同耳亦何傷乎是以自有此議
諸言不可者或以為事體未安或以為禮節有礙其
他枝辭曲說至不可勝聽而愚皆以為未是獨以慮
患之論為最真實而竊惟廟堂之上論此事者初不

直以是明白判決而每舉事體禮節以為言宛轉
依違有同騎墻卒之黽勉於不可之間而築壇之
議定焉此愚之所不快也然其不快也非以壇之不
若廟也亦非直為此一事也只恨諸賢在朝處置此
等大事而論議舉措若是其媿苟且國將何賴焉
抑左相之意似以日後處變壇或愈於廟其慮之可
謂深長而亦見其惻但不忍之意矣然愚以為既不
幸而至於毀也則壇與廟等耳壇而取一抔土與廟
而至於廢徹塗地直五十步百步之間庸足愈乎故
苟知其無他則直廟焉可也不然則壇亦不可為也

然所謂無他者非謂彼之終不聞知也以爲雖知而亦不何問雖問而亦不至爲禍也若左相之慮及於處變則亦知彼之終無不知而但不能保其不問與不爲禍也如執事之計必欲使此聲不入於彼中則尤非愚之所敢知壇雖異於廟乎事體則亦既重矣命下之日都民皆知不旬日而徧於八路借使占地不過尋文役夫不出一聲而以彼耳目之長其終有不知者乎欲其不知則併築壇已之可也無已而欲深諱其事無煩聽聞此與掩耳偷鈴何異哉且斯舉也本出 聖上至誠大義其一念之感可以上通神

明一言之教可以下垂萬世豈不盛哉而執事者畏忌太甚周防太過事役甫始而又從以計較隆殺之節各責監董之臣必欲減削營表裁損儀文苟焉以塞責爲事得無未安之甚者乎夫以匹士之介猶不屑乎嗟來之食况我 神皇帝赫赫在天之靈其尚肯降臨於此而享俎豆之奉哉是則我 聖上至誠大義將未免壅閼不遂掩蔽不章而四方忠義之士亦必有搯腕而不平者矣豈小故也哉然執事亦豈忽於此義特以謀國之忠過爲無窮之慮而不覺其至此耳然以利害言之此於防患之計實無毫髮益

損而執事者不之察此真金注之惑也駟不及舌言之似亦無益而猶不能已於言者欲執事曠然遠覽深得夫事理之正利害之實而勿過爲忌諱凡係此事一皆以義理裁處而無專主於損約則尚可以少慰中外之心而得免於後世之譏矣蓋非無益之言也伏惟恕其愚而垂察焉狂妄僭率不任悚息餘不宣

與李子三會○乙丑

頃因賢從所傳得拜初二日所惠書謹悉多少情教傾感欣慰久而未已信後亦已多日伏惟兄侍奉勤

止增勝重爲之馳仰弟之幕除固知一遭不免區區私情雖有不易處者視兄及魯望尚有閒拜命之日固已治任爲行矣日今親患彌留久未蘇完家裏十歲女兒又得寒疾證情甚危重以此不能決去勢將以開旬間辭朝耳在內旣無絲毫裨補徒貽無限謾謗蹤跡艱危方無以自處此際遠去未必非私幸而國憂時艱何徃而可忘耶今日紛紛專由於學儒之偏始而弟之一家人尤爲一世所指目此誠公私之不幸弟雖身在都城中心平日聞見漠然殆同聾瞶至於此事則初不知有尼山書及事發而始得聞旣聞

而始得見矣况學宮論議又何曾預聞耶大抵此事
無論攻彼與救彼者只斷以妄發則都無事矣而學
儒之直以誣辱聲罪八方既已顛妄不中而翰苑簡
通以及薇垣玉堂之疏又皆歸之於無過之地則其
為偏蔽不公抑何甚耶來諭云云誠得之矣弟之所
遭實是非常逆境而當初曲折槩陳於辭館職疏兄
或已見之矣蓋鄙意以學儒通文為大段謬舉故人
有問者輒矢口以答而至於沃儒通文中語則尤為
醜悖始聞於玉堂不勝驚駭略有所酬酢今雖不記
其詳而大意則要不遠於季晦所達矣季晦之以是

為證雖未知其果有深意而其為謬蓋不倫則可謂
甚矣在弟難安其何如耶調劑之事本自難成况如
弟孱劣何敢議此只以今日大患不在於是非之難
明而在於情志之不通故嘗欲先破疑阻之根以通
彼此之情不敢輒以言議之失而遽攻其心形跡之
疑而遽棄其人區區本意只不欲推波助瀾貽害於
國事而已至於人心之不齊者何敢望其一如吾心
而真做得調劑之事耶况至今日則益無可為之望
然遂以為無可為而一意剖判不少平章於其間則
亦恐非十分道理也蓋事固有黑白邪正之判不容

不
明白辨別者而其間又自有彼得此失一是一非之端則此等處豈可不從容平章而遽以靈心勝氣橫加臆排耶蓋所謂調劑者亦非有別件道理只是見得事理是非之公而不置一毫好惡之私以是存心以是處事以是持論而已如此則不期於調劑而調劑之實在矣初何嘗故爲依違故爲籠罩全無黑白是非之辨而謂之調劑耶苟見得調劑之實在彼而不在此則顧何時而不可爲耶今日之患正在人少肯念此道理者區區苦心更從何處說出耶因來論之勤輒此縷縷伏想吾兄必不至以爲謬妄也

所欲言者書不可悉只祈對時加愛以副瞻係

答李子三 丙子

兄之前疏頃已得見所論切中今日膏肓而辭意婉曲深厚少無觸激處真得宰臣論事之體第五舍弟亦以爲讀此疏令人鄙吝便銷蓋謂專以事理和平說去而無一出於血氣好勝之意其言誠然矣如此而猶不能感格 聖心調停時議更有何可望憲臣疏未及得見不知誰某有甚說話兄疏主意只在於說破病根救正其大體非止就事論事又何謂後時耶論者之二云其亦淺之爲知也

答李子三 辛巳

即蒙台端翰仰慰但每書輒有思歸之語令人慨然然古人有以騎馬聽雞譏常處士者程子謂此非所當譏蓋苟有為則雖終身入而不出亦無所愧今日事正患無著手處此却可悶耳

答李子三 癸未

樓院事誠是斯文大變而左袒者殆徧一世人心之陷溺如此尚復何言不足辨之說弟不會有此嘗謂其說淺陋非如陸王之久遠惑世而其為一時世道風俗之害則甚矣昔年與李壽翁及前冬與朴大叔論此以為須方加排闢而後可使後生不迷於趨向矣但泮疏則竊謂其不必為蓋異端邪說之闢不必上聞於朝廷也未知兄意以為如何

答李子三 甲申

日昨 聖教纔始聞知實不勝感激涕下雖未知事勢禮節之如何而以大義言之則恐宜將順之不暇似聞都俞之地頗多難慎之意豈以其體大而無徵於古耶昌協本昧禮學又不習掌故家言而前此嘗有問及此事者輒以謂 皇朝享祀若未絕則藩國之為私恩立廟誠為僭而非禮矣今則 九廟之

不享已久此事顧何妨於義起耶其後聞守台諸公
極言禮數窒礙而鄙見亦未有明據故不復究論矣
然區區本意則實如此蓋此雖與前代帝王廟有不
同者而亦與 皇朝御宇之日有間則莫無害否偶
考大明集禮有親王祭 仁祖廟之儀而其樂歌之
數一如 太廟無降殺此亦可備參考之一端否

答李子三

竊嘗謂費隱二字只是狀此理之體用以其廣大流
行無所不在而言則謂之費此則理之用也以其沖
漠微妙無形可見而言則謂之隱此則理之體也但

理之用發見昭著於事物之間非事物則無以見其
為費故朱子之言費也每就事物上說然非直以事
物為費也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與魚非費也鳶
則必戾天魚則必躍淵此理之用而所謂費也是以
退栗沙溪諸先生之說皆以理為費此恐無可疑者
辨說所云若嫌其少曲折則當略改之曰夫婦之所
知聖人之所不知理固無往不在而朱子之說又何
嘗不以理為費也但於費云云

與李子三

伏惟秋陰台體萬相瞻慕區區 敬陵諱事想已有

定論否曰昨台教欲聞古義有據與否他無所記只以濂溪事爲對矣然竊嘗以事理推之恐仍舊不選爲宜蓋後世諱法要非古也古者臨文不諱而漢人諱徹爲通二名不偏諱而唐人諱世爲代至於初名之諱於古未有攷而以濂溪事觀之則自宋以下槩可知矣此蓋漸密而益拘殆不免於宦官宮妾之譏豈古禮然哉然國朝所行既有 穆陵已事則誠不容有異同矣但念此是禮之六節講而行之宜在追隆之初豈以 成廟孝思而不及於此此必有其說矣當時事今無可攷其旨意所存雖不敢臆度而質

言然如台教所云云容宜有之竊意二百年間 列聖相承而汙未有異論者殆亦以此耳今不察此而遽行追正是將以 成廟爲忽於奉先大節而 列聖苟踵其誤以迄于今得無未安者耶愚意莫若且仍舊貫存而不論爲得慎重之道而於古義又未必有悖也如何如何昨承下諭令有思更告故輒罄淺慮伏幸財察餘不宣

答申右相

琬〇五

伏惟辰下台體起居神相萬福區區瞻仰屏翳聳聳
晚始得聞台監喪失氣婦殊劇驚惶病昏之甚亦不

即奉狀仰慰乃於數昨伏蒙先辱伴問屬以挽語感
愧何可勝喻因見小紙下示其懿美如此而不得卒
承宗事宜其悼惜之深思所以發揮之也第以昌協
久廢此等酬應前後親舊所屬一皆辭謝如向來李
尚書台文之喪尤不容無一語而亦未副其請矣今
以台言之重而不免破戒則實有彼此取舍之嫌不
但於心不安亦將重得罪於人此殊難處故反復思
量終不得承命謹以空幅還納于下執事惶悚戰汗
無以為喻伏乞台監有以恕諒也

與崔右相

錫鼎○戊寅

伏惟初夏台體動靜萬福昌協禍故宜死十載苟活
一念寬痛固無已時而至於今日益無顏面復立於
人世間尚何言哉今日事實出閣下建台雖其深慮
遠計急於靖國未暇顧夫九地之沈寃匹夫之至痛
而顧於區區私義不容復全舊好記府之問當自此
絕矣竊計高明善恕或不至深罪也前月嘗蒙辱賜
手書且示所編禮書猥令訂正雖寡陋不敢承命貪
於愛玩輒爾受留今亦不可久稽謹因吳壻附壁伏
幸視至仍念彼時書中略有所詢其時則未聞閣下
建台此事但竊聽朝議大抵務在蕩滌調停而閣下

朝參時所敷奏又播聞中外隱之於心不能無疑故
輒引朱夫子論熙豐舊人參用之說略見鄙意蓋欲
閣下深以悖道速禍為戒而無遽以明道為口實顧
尚以出位為嫌言不能盡其意其蒙裁察與否固未
能必矣自今思之閣下當日之問有為而發而昌協
乃不知而妄對其昏迷謬錯可謂甚矣然亦竊惟夫
閣下非所問而問也夫人殺人之親已則原之又將
寵之而從而問其子曰可乎不可乎其曰不可乎則
異乎人之公言其曰可乎則又禽獸之不若也二者
無一可而問之何哉豈亦姑以是嘗試其人歟則閣

下之待人亦太不誠矣昌協竊不能無恨於此敢悉
布之惟閣下察焉不宣

與金士肯 辨○丁丑

昨船人告歸凌遽作報不能盡意為歎即惟春深政
履珍衛弟只如昨書遣時近日春水盛漲一半是寒
碧下流甚思一帆上溯與兄相會於寒水齋中而不
可得則悵然而已餘不宣

與李養叔 順命○丙戌

即日雨餘不密台候清勝仰溯區區弟辭本又未蒙
許悶悶病昏日甚全看文字不得只看弄漁舟以終

日爾頃往妙寂觀瀑泉仍視精舍處處一已與數僧
結草入居伐材山積若得五六斛穀食則足以夏中
立屋而此殆同於龜背之毛誠可念也然其迎送之
際便有蓮社虎溪意此事若成吾輩真不羨於陶謝
矣一也今又踵門欲有所告幸賜從容而採施之如
何餘不宣

答金叔履卿

社臣○癸酉

潛伏窮山人事廢絕亡以少見向仰之私居常耿耿
日月徒積不謂遠勤專使辱賜書問驚感之極不容
言說惟此先誌之誣殊非意慮所及承命震悚不覺

汗出旣又將狀本諸文字伏讀一過有以見孝思罔
極汲汲遑遑於垂後之圖而其志意惻怛情事結轉
殆可以泣行道之鑿夫况此忝在親屬而尚有不泯
之天理者乎於此而苟可以自效微誠其何忍於辭
惟是區區私義終有不敢踰越者蓋以金石之刻事
體重大况於仁人孝子之思顯其親於無窮而輒忘
其身之不孝無狀爲世大僂冒進而任其事則豈不
益重其罪戾而益以爲仁孝之累耶竊惟執事亦已
諒其如此而爲之委曲諭導以開一線路徑然此事
只是隱之於心有所不敢耳他人之知不知初非所

論也然執事之意如不欲遂已而或於異日情事少
伸則尚可以彌甥之誼黽勉自效而河清難俟歲月
逾邁竊恐朝露溘然無復有此日耳以執事之汲汲
遑遑其何能惛然於此耶既不承命則狀本宜卽還
納而切欲從容敬閱以窺先德之萬一姑留之晦間
當歸觀楊山伊時齋往專納伏計千萬不宣

答金叔履卿

戊寅

浦渚先生經說乍看極有警發人處晚學窮陋得之
甚幸如攻乎異端一說區區蓋嘗妄爲此論而今適
相符尤幸尤幸雖朱夫子定訓不可輕議而要之此

當備一說也序跋固所願效而昨年以來已斷此等
應酬恐難遵破戒第用伏歎爾

答金叔履卿別紙

庚辰

所論先集修改一事於鄙意終覺未安谿谷漫筆所
病濯纓集疎謬處正欲後人刪而去之耳豈修改之
謂哉至於韓集考異以其有諸本可据故朱先生得
於其中有所取舍雖其所取者或未必盡契於本文
而要之無專輒修改之嫌則固自不妨矣况孟子排
淮泗之誤杜詩夏殷衰之差明知其一時失點檢而
後人曾莫敢改動只云某字當作某此正可爲慎改

之證而盛論却並引此爲說尤所未喻至於從簡約之教區區之意本自如然而只以鑑識不明眩於取舍致有不滿意處若蒙執事就元稿一一裁酌籤示其當刪者則雖或未必盡合於鄙意而亦可得以商量取衷幸乞留意毋忽如何如何

答金叔履卿 辛巳

今夏潦熱異甚入秋猶未收不審侍奉政履萬福仰溯無已前月鄙奴回伏奉下覆札所以撫存懇念之意藹然溢於行墨間披復以來感戴千萬不知所以名喻也姪家禍游疊又遭伯父喪孤露餘生益無依

仰之所推痛酸苦尚何堪忍至於悼天之悲非不欲忘之而自不能忘親友之來勉者不告以忘之之術而只勸其盡忘此似不曾身親經歷之故今承下諭真是傷虎知虎只俟日月漸久庶幾有忘懷之時但賤疾本非由於喪戚而今既綿歷十朔根柢深痼誠恐一朝溘然却與西河喪明者同受君子之譏此爲可歎耳先誌何嘗一刻有忘只以喪病精力難於自強致令大事擔閣許久每於病中思之輒覺添一病今始強起此筆既成又無信送上茲附撥便託平壤俸傳去未知能免浮沈否也狀中所載德美不可勝

書今此所書似亦略矣然嘗見古人碑誌文雖簡約
意無不該妄意輒欲效此筆力不逮而體段則或
近之不知自高明觀之以爲如何也如不欲全棄其
中語句可商處幸望一一指示使得終始自效如何
千萬不宣

與海昌尉

吳公泰周○甲戌

伏惟清秋台候神相佳福區區仰僚不任鄙誠禍變
以來人事絕矣雖幸得有今日而跡阻京輦無由一
承台範以抒兩家窮天痛苦之懷此心耿耿願何時
已即親事既已卜吉秦晉之好良慙願幸恒期日促

迫恐難周旋至於處所則近京之地其勢有不便者
蓋區區蹤跡本不敢前進而其時或有意外除命則
尤難投足於郊牧之間此事既不可逆料則不若就
此行禮爲可免於臨時狼狽伏乞參量回教如何親
迎之禮鄙家亦欲必行先儒既有就所館行禮之論
則雖於此間亦無難行之勢矣並惟照察幸甚

與李伯祥

乙亥

秋日復作熱不審兄履佳勝何日當啓旌節日昨再
荷臨顧皆未得款曲抒情別懷尤覺悵然歸到芙蓉
堂濯熱亭定思童子時追逐也仍念世變無窮回想

平生所經歷何異桑海之幻易少日朋舊獨吾兄一
人在耳此心親熱豈復少渝而但以意見論議之差
殊不能無斷斷難平處此爲介介然兄旣自信已篤
弟又短於明辨溫厚不能忠告善道與之瀾漫同歸
但願兄今去以純灰百斛洗滌心腸使一切世俗利
害之說不入於方寸中時取朱子書節要子細玩味
看則聖賢之用義理之正自當漸次有見於心目間
而今日所論之是非得失亦不待他求而可以折其
衷矣臨別無他可贈聊以此奉告幸兄毋以老生常
談而忽之也千萬不宣

與俞寧叔

甲戌

卽日殘暑不審兄仕履清福前書出於憤懣之極其
言之偏倚失當固宜如來教但士類之云似全不識
鄙意所在兄幾年讀古人書而於人淺近文字看
得鹵莽如此他又何說夫疏儒之爲士類與否非弟
所能知也且弟何嘗以疏儒爲士類耶但謂不當以
疏儒之故而並與一半士類而誣之爾日昨沈李諸
人之攻斥疏儒也蓋急於排抑異議扶護大臣則固
宜其無餘力矣彼一介窮措大雖直請流放竄殛夫
孰能禁之獨奈何橫加億逆指說疑似一則曰此豈

一鄉儒所爲二則曰此豈一鄉儒所爲彼觀其意殆若以一種陰邪之徒竊伏旁伺欲逞其志尋得一無賴鄉儒恣憑指喉而爲此者然未知此果何所指耶豈指所謂少論者而言耶指老論者而言耶抑非少非老而別自有所指耶以爲指少論也則少論之不爲此三尺童子皆信之以爲別有所指也則非少非老之間未知更有何人而其言又汗漫而不別白似非指一二人者然則得無歸於老論者耶雖其意或不如此而自旁人觀之固不能無疑矣况於君上乎立則者金時傑之疏實不干異同之論而聖上已

以傾軋疑之况今歧貳之端不翅多矣而又以此等沒把捉之說眩亂於其間聖心何能不疑惑耶夫百人同行而或指之曰是中有盜則彼百人者舉無以自明矣今日之事何以異此聖上聰明仁慈雖不徧疑老論而或疑其間有如是之人參焉則所謂老論者固盡入於疑似黷點之中而無以自白矣向弟所謂啟一半士類而歸之於陰邪不逞之科者其不以此乎然此在今日尚所謂被之空言者耳使他日時移事變而黠賊餘黨執此爲契券以藉口而逞憾則其禍豈獨止於敏著輩而已耶今之攻斥敏著

者既已自占便地其勢有必安而無危有必利而無
害如此亦已足矣何必更毆他人納之於罟獲陷窞
之中然後為快也使為此言者不能慮及乎此則是
不智也慮及之而不暇恤焉則是不仁也二者必居
一於此矣抑協之愚竊有所未曉者彼之攻敏著也
不但攻其言又不但攻其身而必曰非其所自為者
其意將何為耶使敏著之言是也則雖有愆愆指嗾
者而固不可罪也使敏著之言非也則雖無愆愆指
嗾者而亦自可罪也何必問其自為與不自為耶若
曰愆愆指嗾之人可惡也則亦須明指其主名而請

加刑戮焉可也不能則請鞫問敏著而根究其人亦
可也今不為此而但曰此非一鄉儒所為者是果何
為耶豈必如此而後清議可張國是可定而大臣之
心可安耶雖至愚者必知其不然豈以今日諸君而
獨不知此耶以此而言則無乃非不智之謂而或近
於不仁者耶雖然他日藉口之患亦何足道哉所可
痛者更化之初士類復集於朝深懲前失盡棄舊轡
必欲通融寅協以歸於蕩平者其心豈有彼此之間
也不幸朴尚綱之疏出而象卿首起而攻之其言深
刻危險至曰恐動草野之人又曰小人陷君子敗國

事之標柄又曰絕奸人覬覦嘗試之弊又並舉士與
疏有若氣脉相連者然則其意之所在可知矣蓋自
是而上心之疑惑人情之不平遂不可解而至於
繁著之疏出則其羣起而攻之者倍於前日而其言
之深刻危險又甚於象卿 聖心安得不益以疑惑
而人情安得不益以不平乎如此而欲望其保合彼
此調劑同異何以異於揚湯而止沸耶今觀盛意似
以國事之壞亂朝議之橫潰專由於一疏儒而不知
攻斥疏儒者之言其害至於如此又何偏蔽而不公
耶且兄輩誠疑前後儒疏明有指授則何不如前所

言力請究覈明正其罪以快 君相之心而但以虛
辭籠罩危言脇持使所謂老論者舉陷於幽陰邪慝
之類而無以自白耶夫所謂老論者其人不足齒於
士類也則已不然亦不宜一向逼拶都無顧藉如此
也彼沈李輩固不足道以寧叔之明猶不知其非而
但曰不無峻激億逆之端不無之云何其歇後耶所
見如此則尚可望其匡救矯正以障其橫流之勢乎
真詩人所謂靡哲不愚尤可歎也至於繁著之疏其
心之公私邪正固非他人之所得知而其言則固一
國之公言也兄非無耳者豈不聽於閭巷草野之間

乎彼扼腕而竊議交口而偶語者夫孰非尚綱斂者耶今之議者或謂臺閣既已爭論矣彼一介鄉儒何爲者耶夫大倫大義之所在人人皆可得而言之豈有臺閣言之而爲士者遂不得言之理乎況今之所謂臺閣者其言直是媵姍苟且姑以應文備數耳若是者雖終年閱歲何足以感回宸聽而克伸大義餘人固碌碌若寧叔者豈非素號剛銳以敢言自任者而猶且雍容暇豫逡巡却步無復有奮發直前極言竭論之意如是而欲使草野無言其可得乎雖使其出於假託憑藉而亦諸公之罪也諸公於此宜亦

可以自反不當專咎斂著輩也且諸公何不以攻斥疏儒之風稜氣力移之於明大義討亂賊而獨於一介窮措大古人所謂恠鬼輩者輒羣起仇視攘臂切齒若鷹鷂之逐鳥雀者何也其亦可笑也已然而斂著要爲不足道也惟無以一鄉儒之故並與一舉士類而歸之於陰邪不逞之科則幸矣古人云身將隱矣焉用文之如協者天地間一罪人也今雖至寬已雪而情事實未伸只合深入窮山滅跡匿影使當世不復知有金昌協一人可矣而特以老母在堂不能遠去此已非其心之所欲又豈宜刺口論時事以犯

出位之戒哉前書偶然失口致兄勤辱鑄諭欲遂默而息也則恐前言之意未白而重得罪於高明故不得不更申其說兄猶有相愛之意則固宜一覽毀棄使毋得罪於當世而若以其不守愚分妄觸時諱為罪則輒用高著訥故事亦無不可惟高明裁之

答俞寧叔

丁亥

別時覺前期渺然轉眴間已迫回日日月迅速如此安得不催老也渡江時一書至今置在几間時時出讀如聆談誨忽不知羨湖玉河相去數千里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書中蒙舉似先人詩句兩家孤露

之餘所處雖易地而所感則正一般矣愴涕何勝前冬積雪數十年所未見不知蕙中何如伏惟神相存李往還平善悠悠瞻想不弛于懷此間仍舊踰伏伏聞 聖候康寧此為 宗社之慶而唯時象日益不佳歸當聞之遠書不敢具道也賤疾春來日苦近又添得外感伏枕昏昏忽念前書有寄書及鳳城之語慨然而興把筆作此送于京第恐未及鳳城之期也

答任六仲

陸○壬午

病伏郊坰人事廢闕雖有瞻仰之私亦無以自見日昨伏蒙手書在存感忭欣慰難以言喻即日秋陰伏

惟起居有相昔陳同甫年踰五十登第朱先生寄書以爲老兄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未足深賀此言正似爲執事今日設然區區猶不能無喜賀之心豈不免俗情而然耶至於近來僿言雖不足分滯於高懷而識者之爲世道憂則深矣又豈獨親愛之私歎也昌協疾病深痼三年委頓此殆造物者哀其窮獨不欲令久在地上符到便行亦非難事惟是家禍未已又哭從弟悲哀荐酷有未易處者矣奈何奈何李女至今支延似亦有天意而醫藥之不得施久矣其何望自瘳近聞證情加劇不得往視祇切憂悶

歌行六選見投已多年而喪戚疾病無暇細看兼以跋語難成尙未奉還今被徵索不敢不納上而跋語終未副教豈勝愧恨竊觀此編雖只選歌行以資初學誦習而其用意之勤條例之密誠有不草草者蓋歌行之作莫盛李唐上下二百年篇什多矣今旣編觀博採殆無遺勝而又各審其體格定其品目分爲六科逐篇隸屬此蓋於古無有而創爲之非止如楊伯謙高廷禮之槩以人與代別其品者其於鑑別權衡之際必有獨得於心而非他人所能與者况以協之素不習唐詩而敢論其得失哉然以序文所云

之題目竊不能無疑蓋所謂描寫景物論說事情詩之為用惟此二端觀於三百篇亦可見矣然其言蟲魚鳥獸山川草木之狀風雨日月雪霜寒暑之變非止以留連光景而已要以起興託喻以發其歡愉怨苦感憤哀樂之情則初未嘗判一而為二也然試就二端而論之景語簡妙真切深於體物情語優游婉曲善於感人此詩之所以為妙也唐人之詩雖不得例此而其寫景言情亦徃徃各臻其妙初不當有所抑揚於二者之間也今必以描寫景物者為本色而譬之悟禪論說事情者非本色而譬之漸教此論雖似

本於嚴羽卿而實有不同者蓋彼所謂本色悟門只在於興趣玲瓏不落言筌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不揀寫景言情皆有此妙夫豈如今者之云哉且以警絕道逸為寫景之品圓活瞻暢為言情之品亦似未確凡此只視其人才調之如何耳豈寫景者無圓活瞻暢而言情者無警絕道逸哉是皆畫景物事情以分其品之過也且溫李之體格奇麗張王之叙致精雅精雅二字似亦未盡張王本色同屬奇格亦似可疑蓋雅者正也奇者奇也奇與正正相反今日以精雅而屬之奇格無乃有矛盾者耶又以奇麗精雅

專歸之溫李張王而不徧於餘人亦似未該且與已
上類例不同竊觀編內奇麗門中已略收他作而序
却云然亦所未喻豈從其多者言之故耶凡此皆於
愚意不能無疑者故敢歷舉以求教高明倘或有取
焉則本編雖難便行改易只於序文中略加修潤如
寫景言情一段不過刪却本色禪宗纒數十字而亦
可無抑揚彼此之嫌奇格只改作變格便可以攝得
溫李張王二派此則似無難處者幸有以裁之如何
但此數子外如韓盧元白諸作亦恐不得爲正格或
可別爲品日以隸於變格否並更商度爲宜不宣

傳世垂後益可保久遠無疑矣不審盛意以爲如何
元稹雖不敢更請批示然早晚或能別置一本則竊
冀復得寓目發此蒙蔽且有以畢效其愚亦幸留之
意也蟄伏窮山道途夏絕無由一奉顏色商論疑義
每思昔年翛然齋裏對床劇談真一歷劫事聽竺樓
黯不特離索之感而已

籤紙中本圖書卷昌協說也原封畫卷昌翁說也
其間又有堤川文官朴守儉說此則逐籤識別覽
時可以領會矣又此鄙說臨忙寫去未有別本存
留日後或欲反復恐無以憑考幸令子弟鈔寫一

通因便見寄如何明著策卷初欲並還以其全未
看過姑留之俟後直便追納未知如何

與最良兄 丁亥

忽復初夏伏惟清和調體珍福聞几杖入城有日雖
失湖山之趣親戚情話足慰晚境恨此病螫不得一
奉從容於新第也區區賤疾近益沈頓蟲臂鼠肝一
任造化翁控搏不復置之胸次爾新結六綱日打魚
前灘雖病亦時時開戶臨觀有足樂者今呈一重唇
是夜來所獲聊欲知此間風味得無爲遷豕耶笑笑
人回若蒙以杏湖鱗魚見報亦可爲江湖間佳話也

力疾草此他不一一

答魚子平 史衡 〇 癸酉

近得賢胤來相守真所謂長松下清風向仰有倍他
日茲辱手札先施感慰何極昌協禍釁餘喘尚保亡
宅賢胤遠來逐臭深愧其意况其才敏精勤殊不易
得在於鄙陋資益爲多屈左徒擗頌之作殆非虛語
也見方對榻山房從容繙誦爲樂尤不淺想亦聞之
慰意也千萬不宣只祈寒凝履用佳福

農巖集卷之十七

農巖集卷之十八目錄

書

答宋玉汝

相琦〇二

與金達甫

二

與閔聖猷

錄達〇三

答趙君範

指

答李仲深

應壽

問目

答金顯甫

六

答金美晦

知光

答鄭參奉 東後

答黃生載重

與李于東

答趙定而

答士敬 三

答李樂甫

答崔昌大

與李宜顯 二

答權燮 二

答黃奎河

答申靖夏 四

與洪世泰

與嚴巖集卷之十八

書

答宋玉效

相時○壬午

小紙所示事尤齋答書此間適有所錄故贍上

練後朝夕晨拜二先生之說果有異同然練前有朝夕哭禱廟後有晨謁而練後禱前却無事在者是難曉處也從李先生說恐或寡過也

禮子於平日晨昏男子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據此則平日常侍不為昧然無節矣况練後無參拜之儀則是都無事故鄙意每以退溪說為合於情

禮也如何如何此係係

允齋之意如此其時先人所行當從此論而未能明
記鄙兄弟則終以問解說為難達只每朝瞻禮而不
拜蓋家禮參禮條有近出則瞻禮之儀此似可據故
如是行之未知果如何也抑更思之古人於事生之
際亦有每日拜見者雖有常侍之儀如退溪說行之
亦似無妨而但朝夕哭不拜到此始拜又有前後異
同之疑參量處之如何

與宋玉汝戊子

區區老紙之悲十年如一日每想令家兩兒蘭玉交

賦真所謂百不憂者如我寫毒雖欲羨而不可得矣
不謂今者遠喪其一禍福之不可知乃如是耶聞來
驚慘久而未定自覺肝肺間如有湯火芒刺蓋傷虎
之情然耳聞其委禽之期只隔一月此事尤絕悲神
理惜嗟一至於此奈何奈何第乞上為慈念倍加寬
抑毋致傷損千萬至禱

與金達甫辛巳

賤疾比益泔泔閉戶深臥不省外事久矣晚始聞家
兄受辱於令姪輩其言絕悖不忍聞不謂詩禮之門
又出一玉雪良可駭也素聞伯台不檢束子弟雖八

龍矯矯充衍堂宇而大抵皆尚氣恃才脫略繩墨不
甚類法家子弟人言如此固非好消息况春澤是千
人所指尤宜斂飭而聞其意氣愈豪無少忌憚此豈
身家之福哉設令渠真有通天之學貫古之識其所
處則乃下流也象惡皆歸無所避之雖卸車而載阿
膠以求其澄清不可得矣今不自量其如此而輒欲
攘臂干預於拱倫紀明是非之際不知雖堂堂正論
一經其口便不光鮮何其愚且妄也今之士大夫雖
甚無腆人情固莫不自愛濁流在前皆憚濡足又孰
肯與積謗多譽一春澤關通謀計上下論議以自污

其身名除非妄男子無耻無行者乃為此耳然而異
趣之人不逞之徒動以春澤爲口實必欲盡驅一隊
士類歸之於幽陰不正之科此固猜疑傾險相賊害
之說而亦春澤不自謹慎之罪也是以自甲戌以來
國家討罰之嚴士林論議之正舉皆爲其滓翳汨溷
不能如日月之昭揭寧不痛哉誠使春澤少知利害
事理則必不忍以其一身爲門戶憂爲士林羞爲赫
赫清朝之累雖人言罔極人心至險而處之豈無道
哉社門屏跡不與人交關緘口結舌言不及時事似
此二數年雖未盡釋疑謗而亦當減得分數矣向聞

其罪譴以後頗知創艾且因子益一言欲從事於拙
字或意舊習其有瘳乎既而竊聽於往來默察其動
靜只是舊日春澤而已以此人言漫漫日益增加載
鬼張弧疑怒交極雖兒輩不明於燈下而凡與兒家
義同休戚者孰不深憂而示歎哉家兄當日之言蓋
亦為此其所以爲兄家謀者可謂忠矣而不以爲德
反以爲怨人之迷惑何至此也且家兄之於渠輩父
之執友也母之內兄也設令所言有不厭於志者一
者來拜從容盡言以辨釋其不然斯其爲禮恭言直
之道而其言苟是則家兄亦當愧謝之不暇矣今不

爲此而敢於其父坐處投送赫蹄書以肆不忍聞之
醜辱此何道理苟使此輩少知敬父母則必不敢爲
此也此其無行又却甚於王雱矣然小兒輩何足道
所可恨者伯台也伯台素驕諸子不稍禁使其負謗
於一世朋友之親切者固皆病之而聞其日過家兄
於禁中先已有愠色未幾其書至而亦略無驚動摧
謝之意只嘻笑曰兒輩固過矣然亦何足深怒此其
意實不快於家兄而不以兒輩爲非也會謂升木之
孫又從而教之耶家兄性本樂易多恕故於其時旣
不峻責伯台又不令伯台答於庭而教之昔伊川先

生以韓持國諸子從行笑語厲聲責之曰韓氏孝謹之風衰矣以此而言則家兄當日所處誠似矢之寬矣然亦知伯台家兒不如韓氏子之可教也昌協素褊急有胸中氣自聞此事方寸勃勃不能自忍輒力疾作此書然不於伯台而於吾兄者恐伯台蔽於慈愛言不見信祇取辱耳若兄則平日見予固愈於伯台之處我而雅趣所存昌協又獨深知故不敢自外率意盡言言出憤慨頗傷切直雖高明亦未必能見容也抑又念之昔馬伏波萬里還書以戒嚴敦其憂愛深切如此矣兄則朝夕家庭猶不能戒勅春普輩

豈愛兒子不若古人之厚耶若曰教子弟者不當以謙恭謹飭爲訓則伏波此書可刪於文公小學也况如春普今日之爲又嚴敦輩所不爲長此不已憂當如何兄誠念及於此則其於父子兄弟之間所以戒誨剋責者當自不容已矣此書亦非欲終隱於伯台可轉示之固知春普輩見此必大愠怒其所詬辱當甚於家兄所遭然區區本不欲與渠輩相識因此告絕亦所不恤雖兄與伯台苟不深罪兒輩而有懇於愚言則自此當我日斯邁爾月斯征不復相爲謀矣兄其亮之

答金達甫癸未

胡傳二段前此固已考見而尚意叔弓之事可以援例於今日者蓋古禮當祭雖大夫卒不得以聞則變殺之節固無所施而唯叔弓卒於祭所故有去樂卒事之禮今既不免以喪聞則隱卒之義宜無異同前書之云蓋以此耳今因來示更細考之胡氏所謂見大臣之卒者豈以其卒於祭所如親見之故獨可以聞樂不樂之義處之而在外而死者固不在此例耶以上文祭而去樂不可也之語推之則似是如此而亦未敢質其必然耳前此數日弟亦以此事商量語

矣 大駕未動而聞喪則親享可停而既詣祭所則不當以喪聞雖以喪聞亦不當廢祭唯變殺之節則不可無耳今既不得去樂則除飲福受胙外固無可省之節兄之所論亦不無意義矣但栗谷之說姑以後世私家祭禮言之耳古者卿大夫之祭亦有用樂者使栗谷處此亦將如今說只除飲福受胙而不去樂耶如其未然尚恐不得為今日明證也如何如何

與閔聖猷 鎮遠○戊寅

春序已闌伏惟原隰周爰起居住勝區區瞻仰荒政古人固云無善策然富鄭公嘗自言契丹奉使之功

不及活青州百萬民此事正所望於吾人不知果何以範圍也

答閔聖猷

瞻仰懸懸辱書及之荷幸難勝盛諭縷悉良愧不鄙
魯山事具悉於達友答書中計兄於此應無冰炭
而慎妃一欵兄示所云人心所同天理所存此是舉
國所共寬鬱因而順之恐合於義者固爲至論然鄙
意尚以禮無可據不能無疑宋時嘗有郭后祔廟之
議劉原父駁其不可遂不祔郭后之廢仁宗後甚悔
之蓋嘗欲復位而未及故雖葬用后禮而終不行祔

廟此事似可傍照孟后之復不但在其生時爲與此
異時則向太后以姑許復尤不可援例也如何如何

答閔聖猷 甲申

示禮於古未有明證但記喪服小記論出婦爲父母
服云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註云若被出
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但終期服反
在期後則遂終三年此似可以旁照於今事蓋男子
出後與女子出嫁其厭降本親義正相類而已成之
服不可中廢者彼此應同今此出後在練前則恐當
依出婦未練而反之禮至期方除如何如何女息產

後病劇方在病側憂撓不暇詳報幸細檢小記本文如何

答趙君範

楷○已知

賢胤臨訪行奉前後所賜二書欣荷之極殆不容喻信後歲既改矣伏惟視篆起居益延新慶弟窮居兀兀忽復添齒只有感愧無可言者下投狀草謹受而讀之平昔聲容聲咳恍若復接於耳目羹牆之慕益不自勝前此固不敢為人作墓銘惟於一家不免徃徃應副矣今茲見託極知意不偶然其何說之敢辭但恐文辭拙陋不足以發揮盛美是為踧踖耳惠訊

各種深荷盛意只禮幣有不敢冒受者具以告於令胤而終不以爲然故不免姑留然惟情義所在得效其區區於筆研間以塞後死之責於分則宜今若受此則是便視同他家事也其何敢焉幸乞俯諒此意早晚璧還勿以爲罪如何餘不宣

答李仲深

戊午

歲暮懷仰益深匪意辱書頓釋離索之苦第承慈闈愆度一向沈綿爲之仰慮無已也弟奉親窮峽大小粗安此外無復餘願惟是歲月逾邁犬馬之齒行迫三十而業不加進悔尤日積中夜思之不覺冰炭之

文集卷之二
交集矣念吾兄長我數歲此懷當無不同而或有加焉者矣記昔東岡與吾兄同在甥館日受教於函文退而與二三子羣處講論彼時年甚少雖不能一意求道而顧其志氣方盛妄謂聖賢事業終當可期自始至今忽已十數年先生之良旣爲秋栢之實矣而二三朋友又皆離散分處不得復相合併如前日而或時相見亦只道寒暄說閒話而已至語及所學例皆遜辭答謝遷延以罷人事之盛衰存亡固無可言者而卽吾儕之志意趣向亦非往時之舊矣豈不重可歎也吾兄昔嘗從容謂弟丈人晚年講道正類退

翁陶山之曰自今以往道德之進將不可涯矣而吾輩得日侍函文與有所聞豈不幸甚然其尊聞行知勗勵無怠以至於成亦在於吾輩而已當時所以相期者蓋如此矣先生雖不幸蚤世平生志業百不究一而卽其所立已自卓然足爲後來之程準矣顧吾輩之所自期者今果如何也如弟之愚誠不足道以吾兄之志氣剛健朋友所共推服以遠大爲期者而亦且因循頽墮無以自拔於流俗寧不可惜誠願吾兄自今慨然發憤一以道義自厲致知力行日有所事要以不負我先生當日教育之至意而使如愚者

亦得觀感興起扶策焉劣以從其後幸甚幸甚懷此
久矣而遠無由相見一吐今因來書不覺傾倒至此
亮之亮之近日不知看何書侍藥之餘雖不暇讀誦
亦宜溫理舊書不至放廢爲佳來价立促姑此不宣
夏冀凝返侍學萬重

答柳叅奉

應壽

問曰

乙亥

最長房奉祀通庶孽與否疑禮問解論之已詳可考
也凡禮自嫡妻所生第二子以下皆謂之庶不獨妾
子爲庶也是以先王制禮未嘗以貴賤而別異之豈
獨於此不許並論耶至於庶人只祭考妣尤不當援

以爲說古者非命士則皆謂之庶人朱子所謂命士
得立家廟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者正指庶
人而言今之學生無官者卽古之庶人也然旣用宗
賢定禮通祀四代則豈以妾子而獨用古庶人之禮
耶况妾子亦有有官職者則此說尤不通矣竊謂尊
家祧主遷奉於庶從叔在禮無可疑者所論文翼公
家事恐或自有曲折不然則似是傳聞之誤不應朝
家以非禮之禮定制也

深衣雖斬衰亦以布緣邊乃指麻布也蓋斬衰喪裳
皆不緝邊而至於深衣則須用緣邊之制故雖斬衰

亦以布緣邊也雖亦二字蓋係於緣邊而不係於以
布竊恐高明誤認此二字之意而疑其為綿布也細
考自當了然矣

大帶再繚玉藻與家禮文同義異此正區區所嘗疑
者然玉藻用單綽之制故帶廣二寸而再繚腰則為
四寸家禮用夾縫之制故繒廣四寸而既成帶則為
二寸其實亦未嘗不同也若如或說用四寸二條而
夾縫之則却成八寸恐非家禮之意也大抵帶廣本
以四寸為度故士帶雖二寸玉藻則以再繚腰而准
此度家禮則以夾縫而准此度以此知家禮再繚不

容與玉藻同者也然朱夫子之必借用一字以惑後
人終有所不敢知耳所論無大夫士之分家禮所載
本皆士禮而備要仍之其用白繒亦士禮也非欲以
此通為大夫士之制而無分別也

附禮之闕行於卒哭翼日是本領已誤無於禮之禮
誰敢議得然到大祥附廟時只須如常禮行之恐無
他節目也

答金顯甫 甲子

昌協私門酷禍舍季奄然天逝摧痛酸苦尚何堪忍
以凜氣質穎邁實不謂脆促至此况自 一二年來篤

志文字日覺驟長尋常獎賞每有阿奴火攻之懼矣
今乃爲造物所忌一朝奪去此痛又可言耶同氣之
戚人情所難堪而數年之間存懼此毒重以奉親下
情境種種慘絕雖欲寬譬亦無其說心肝腐蝕久而
益甚矣茲蒙千里枉書慰存教至哀感之至不任頓
咽仍想春晚侍履珍啻尤慰尤慰昌協喪威之餘慈
濟益欲兼有身病生趣都盡無復可言者耳金晦而
聞遽作古人不勝惶傷白雲山裏琴酒文字之會思
之如昨日而人事之變已如此此生真覺夢幻也千
萬不宣

答金顯甫

庚辰

承讀大學有程課極令人欣慰開卷茫然之示想是
謙辭然若使涵友在者所以講論開發者必益不草
草九原難作謂之何哉弟則曾前於此書甚鹵莽酒
令在時亦未曾講論及此近從其遺稿中得其一二
論說往往有相契處知其平日用功深於人也然渠
亦只是依朱夫子讀法熟讀精思而已此外豈有他
妙訣至於意思闡晰精力難強此固晚學所不免須
先有持敬一事以立得主宰然後此患庶可祛平日
所聞聊以奉告非敢謂經歷見效也

答金顯甫 壬午

眷時蒙令季及胤聯翩臨訪其為窮陋之慰難以勝
喻况日擊之間兄之典刑存焉忽不覺相去之為千
里矣但恨告歸太遽不得款曲晤語又未及附呈謝
帖於其行追思耿耿有如食物在喉也茲於遶中獲
拜六月初一日惠字承爾時暑熱靜履冲勝披慰良
至且聞茅棟落成書樓敞豁益有開卷之趣此是遲
暮第一樂事如協者雖欲仰羨何可得也三洲舊居
非欲終棄而觸目江山適增感傷以此不忍輒歸尚
此滯留於東郊雖有兄弟相守之樂而要非久遠計

此身誠未知歸定處矣謂之奈何賤之雖根柢未去
視春冬以前則亦似減得八數但衰相日加向來所
恃者惟眼視與齒牙而自今夏以後左右兩車忽皆
動撓脂載之稍堅硬者全喫不得今茲所寄乾鰕亦
領意而已此殊可歎若眼視復如此則頭邊許多書
將亦次第束閣非小事也曉讀廢已久矣日間亦全
無課業至於往來受業者不但此中無住著處病昏
精力無以應酬無論新舊一皆謝遣蓋卽今身事正
同退院粥飯僧來書傾嚮之意恐未深察此間事而
然也暨季所詢區區素昧禮學只以臆見報去恐未

中理幸因來訂教如何屏書此便未及揮染以送從
當附邸便寄去也來使立督凌遽不盡意所祈新秋
加愛

答金顯甫

甲申

遞中獲拜十月念五所惠書承領多少示諭哀感且
慰難以言喻卽茲至臘遞候遠惟服履如宜科事乃
旣以不必得之心隨例一試則失之亦何足道况此
豈由於倒縲孩兒只是無點頭朱衣耳今以此無聊
牢關得無近於滄穩氣象耶但聞南畝失收此則誠
非小事前書所奉慮門內細碎不得不關心者想當

益切矣奈何奈何雖有掩卷敗意之時非書則又何
以舒憂娛哀耶惟於此中著意加工得味於苦淡之
中則自當有外物不能奪者矣每愛韓子盛山詩序
築河堤以障屋霽奏金石以破蟋蟀之聲數語爲善
形容君子樂道忘憂之意竊想平日讀此必亦有味
其語幸更以此自廣如何昌協頑忍只如昨中間以
女息產後病病數旬危厲今幸少間而歲序忽焉且
窮感痛益難狀爾紙來每荷損惠珍感且愧二層附
呈其小者傳致令季爲佳餘不宣

答金顯甫

乙酉

別意通夕耿耿昨晚與弟輩語悔不留與聯枕茲狂
手字披復慰幸知今日定渡江坐想行色固深奉念
而前期之難尤使人黯然隱侯詩語自少知其有味
而在於今日益覺著題南路雖平生所慣歷而夢中
往來又何足以慰相思耶所諭書肆借觀極知非虛
語竒文共賞疑義相析此乃彭澤所爲卜南村吾人
未能辨此一段因緣則豈不足樂以忘老而奈彼此
俱無氣力承示只增慨悵爾千萬忽忽不宣只祈行
事萬重

答金顯甫

戊子

歲改以來倍增瞻儀即茲二哥來訪顏範克肖已又
出袖中惠書辭旨諄悉此何減親奉良誨於一榻間
幸甚幸甚因審載陽靜履如宜向來膝下疹憂亦皆
既危而安昨今年來此患孔酷十死七八中外人家
哭聲指聞此殆非尋常災沴如兄真大福人也至於
賣田治科行雖則費力在於協也又何由羨耶此間
老婦之病適已周歲而鍼藥雜試終無應驗已分不
可爲賤疾亦自去臘屢添外感本火乘之證情苦劇
伏枕七十餘日尚未有起色氣力摧敗無復餘地每
日以手搯臂輒減一二分取鏡自照殆不肖其爲我

今胤今始識面必大駭而去矣可愧可愧許記何嘗
暫忘奈病狀如此實難辦此兄不諒此每示憾恨之
意誠可憫也年來文述不翅如山其中亦有事體尤
緊重而受託過十年者如兄所委尚屬差緩本欲俟
病軀少健信手塗抹次第完了而病既不愈來者益
多譬如貧民欠稅錢逐年積壓其債愈難設令幸而
病愈欲一一應副則將不免於墨池中淪殺矣此誠
非小事病裏思之輒覺又添一病幸兄特相哀憐勿
太督責如何事實謹領悉前此蒙面論書示不止一
二而並與其名而錯記昏耗甚矣如此而尚可觀續

敘述以發盛意之所欲道者耶直是難準擬也兩絕
雖未攀和尚且慰幸繼此書來幸隨得錄示勿以有
唱無和為嫌如何所論非聖賢中道誠是至論然區
區之意蓋欲因此省事非專出於傷悼之私也老子
云為道日損老來方覺此言有味不知吾兄又以為
如何也神昏手戰實不堪作數行書感兄鄭重之意
挑燈倚枕自力布此不知所作何語字畫之潦草不
暇論也惟冀兄照諒而已

答金美晦 知光○壬午

傾嚮之久得遂一見欣幸可知所恨忽忽未成一筆

日歎追思耿耿至今未已辱告承潦暑壘履增勝且
且慰難以容喻協病狀苦未蘇健無日不呻吟懶
廢如此寧復有好意思每誦昔人所譏邊孝先語為
之自笑爾別紙所詢妄以臆見仰對蓋平生不習禮
學重違千里垂示之意強其所不知此其罪恐不止
於汰哉悚息悚息餘不宣

別紙

繼後子之服恐乙說為是但其所云親密無間不能
必如已子者義却未安曾見閔永平以升與崔相論
此事以為非視之異於所生也只不得與正體長子

同而同於庶子承重此說似得之

收養服制此無通典未知其出於何時何人說然通
典是唐杜佑所作據此則自唐以前已有此說矣
家禮圖非朱子所作也是以與本文異同者不翅多
矣其三父八母有養母而無養父者母以養為恩故
雖非親母而凡襁褓乳哺者皆有母之道焉父則以
生為恩故不當以養育之故而處以父道竊惟禮意
恐是如此

又有一人身死而其妻於三年內立後其所後子
既制三年之服則服制未盡而喪期先盡此其撤

凡筵一節何以爲之亦望具賜下教

最後一條此固從前所深疑者蓋子雖制三年之服而至於凡筵從而仍存恐無此義但凡筵若撤則雖衰麻在身而哭泣無所且將來練祥之節亦有難處者竊意聖賢處此必有其道而今不敢實言也然而三年之外仍存凡筵朝夕上食在鄙意終覺未安耳

答鄭叅奉

東後○壬午

謂已脫直久矣辱書知尚未也仍承暑熱齋况清蕊豈勝欣慰前書云云非敢飾讓乃其實情然爾今蒙啓告之勤且感且愧山泉之豕義固然也然須有九

二之剛明可以當之協豈其人耶捨是而以麗澤講習之益相勉則庶乎其可矣不審盛意以爲如何前惠佳什雖未拚和爲愧其於吟玩何能已已覆瓿之教所不敢承賤疾遇暑添苦伏枕昏憤占報不悉伏希尊照

答黃生載重

壬午

不商而先以書此古人事也而足下行之謹其執禮之恭見推之隆非所施於庸虛而陳義高遠亦足以見賢者之志矣感歎何勝協晚始學道行之不力雖鑽研於章句文義時有一得而正古人所謂出入四

寸間者耳於道何有况自三數年來喪禍慘毒疾病
危殆廢放荒落益無可言不知足下所取者何在豈
其過聽於道路之傳而不察其實也然士之學道猶
農夫之學稼豈以力之不逮而遂忘其事哉區區於
此誠不敢以衰晚自畫惟是講劬振德之助深有望
於並世之賢矣今幸得之足下雖相去之遠莫往莫
來而書疏反復尚可以導宣此意繼此更冀毋惜誨
音以警昏惰竒子亮文聞名舊矣恨不及一見承嘗
從游固知淵源之有所漸也其一二緒論尚可得
以聞諸千萬不宣漸熱惟進學自愛

與李子東 丁亥

絕海之行去來皆未相問坡翁所謂直是懶耳無可
藉口者近之而今則匪止懶而病爾不識子東能諒
之否乘長風破萬里浪昔人但有其願而子東真能
辦此可謂壯矣賤疾近益危苦淡月負席如將溘然
者偶得行錄讀之不覺有起色枚叔觀濤之喻殆非
虛設輒欲以數語題卷末而病畏筆研未之能焉可
歎可歎卽日春妍不審動止佳勝千萬扶頭力草不
能一

答趙定而 丁巳

別來每思挾仙樓上飲如昨日矣便中辱書頓爾傾
寫色憂未解殊令人仰念也協門運不幸伯姑奄
忽棄背摧裂何堪况聞親病比劇此心燭煎又非賢
者比也疇昔之游何日忘之無論其山川勝觀邂逅
同好賦詩飲酒此樂豈可易得歸見里中諸君子輒
爲道此皆稱奇會也唱酬諸篇此亦已錄一通承有
記文甚欲亟見而李君尚不送來然計當盡善何須
復著僉父語歸時偶得長篇試此錄往或可備一體
也仍思坡公兩賦誠橫絕古今然當時從游二客今
不知爲何如人而顧無一語以相和則亦太寂寥矣

吾輩此錄卽不敢遽比前人而此事或當勝之不可
但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殘臘祇有一日相望渺然益
增悵惋千萬不具所冀楚膺新福

答士敬 五

更檢所與敬明書有云寓心書籍以爲持養之方此
一語却恐有病夫爲學必以讀書爲先者正欲就此
講論思索窮得聖賢所說精義至理以開明其心腎
耳非但欲寓心於此爲持養之具而已張子嘗云書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來論之云
雖若近之然彼固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又

曰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此其主意可見矣六抵
讀書須以玩索義理為主而存養之方亦在其中者
蓋讀書之方必循序漸進切已致思一字一句無或
放過然後方可以識得聖賢本意而察夫義理之精
蘊矣能如是則此心亦得沈潛靜一不勞而自存矣
張子所云維持者正謂此爾今若專以爲持養之具
而却忽於窮理之功則恐玩索未深考究不精而所
謂存養者亦且若存若亡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
效矣昔許順之云時玩聖賢之書可以資吾神養吾
真朱先生深譏之來論不免類此恐或一時遺言之

差然盛意要以持養重於講學故其說之差不覺至
此更宜商之

答士敬 甲申

別來瞻想耿耿遞中獲奉惠疏備領示諭豈勝開慰
遠地官况固知多苦少樂况聞令兒證息加劇風土
又不比已北調護之際想倍費心奉慮何已向來所
需鄙說金村之日旣已相對道破矣又何用文字爲
惟教學一事欲略爲條目以報後見玄石集有與成
汝中言論此事頗詳備切擬錄取以備左右者之觀
考適值出往松嶽本書姑還其主不及爲矣從嘗錄

得呈去更不須區區疊床語也抑嘗念爲政之道固當寬以撫民而嚴以束吏此其大體之不可易者然吏亦吾之同胞也若一於嚴束而不恤其私使之失所怨苦則豈所謂一視而同仁者耶且嚴與苛相近而實不同故嚴則下畏而不敢肆苛則下怨而不得寧苟察乎畏與怨之爲異則吾之所施者其得失可知矣左右之政雖遠不得其詳而似聞官屬頗已怨苦不止於畏而已無乃所施者或有涉於苛者否更宜反省而深戒之也精義或問果能印出豈不爲學者之幸但須先計支費措置物力然後可舉未知已

思量及此否冊子常多考閱且其中有丹鉛未了者誠難遠借而重違勤教謹此附納凡九冊幸檢領昌協前月旬前往墓下昨夕始還奉几筵病喘董得支綴而又逢此月號慕一倍罔極千萬來人立督不能究悉只冀清和政履安福

答士敬丁亥

咫尺之近病失一展此恨耿耿久猶難釋矣今得阿戎來過晤語頗款豈所謂勝與卿談者耶笑笑况蒙千字戒誨切至爲賜大矣感佩何勝多言豈惟害於病亦深害道從前非不知此而持守無力每有躁妄

之失今承藥石之誨當加意勉戒也來詩披復數四感歎者多矣至於批評偶一爲之可耳何必每爲且此等事其於妨害養病殆不翅多言左右一戒之一勸之豈猶於忠恕之道有未充廣者耶好笑好笑忽忽不宣

答李樂甫 甲子

辱帖極用荷慰此行無事往還而長者病患適苦既未幹事役又不成說話而歸是可歎也尼事以爲自聞權生所傳至今隱默實欲其消泯無跡而崔生妄作此舉挑撥事機前頭事固知所屈節節言之吁歎

不已矣且謂尼札所言雖未必出於公心而其言則實是藥石方且喜於得聞寧復有怨怒之心乎此言嘗說與疇孫苟出於虛假則祖孫間寧復作此貌樣云矣此外亦不無若干說話而非書尺可悉唯俟面究

答崔昌大 壬申

日者徐甥來蒙足下投寄東遊詩一編重辱惠書辭語恭甚若以僕禮先一飯而執業請教之爲者愧慙不敢當僕自禍故來屏伏窮山鹿豕爲徒於世間事茫茫焉都不省識久矣得足下詩讀之輒覺此心披

發若葭灰之吹而春冰之釋既又反復數過髮鬢窺
見其用意造語聲律格調不因襲陳陋務尋古人本
色以爲高而才思之敏給又足以濟之吟諷之間爲
之屢歎蓋僕之得於足下詩者如此一至於鍼砭教導
如來教所云豈僕之任哉然以僕之嘗粗涉詩道而
知其爲之不易也矜持則少真意洗削則累元氣語
之警者味或短聲之亮者節易促此自古人已難之
矣况今生於衰晚之運神明精力不及古人遠甚言
語聞見又日接於世俗而欲脫去凡近反之大雅則
必將黽勉氣力淘洗積習擬議而後出之鍛鍊而後

成之若是而能免前輩者之病豈不益難哉况未力
之所難強宿習之所未化俗調俚語間或不免者有
之則爲詩之難未有難於居今而學古者也此僕之
所嘗經歷而聊爲足下言之足下試以此自求之則
得失居可見矣雖然僕之爲此言亦非以阻足下學
古之志也但欲足下勿索古人於聲音面貌之外而
必求其性情之真問學之實勿效古人於尺寸繩墨
之間而必得其規模之大氣象之全優游以抒其意
樸茂以完其氣無過求新警而使旨味雋永無專尚
清亮而使音節和緩此或可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之助不審足下以爲如何雖然足下之教曰此小道無足以盡吾心焉知足下之有意於其大者而顧僕何足以相助然而有一說焉夫聖人之學與詞章未盡其大小之分人亦孰不知之而世之聰明才敏之士率多沒溺於詞章億心蔽精終身不止而鮮肯俯首從事於聖人之門何也豈以道德性命其理高遠格致誠正其事繁難學之未易成而姑從其近且易者學之求以成名而已耶不然則背泰華而適培塿捨江河而觀溝澮宜非人情也故僕之愚以爲學者須先識得道體之廣大精微皆吾心之所有聖學之

節次階級皆天命之自然至近而易求至簡而易循求之而無不得循之而無不至也然後其爲之必決進之必力而不至爲未藝小技所奪矣不然則見難而懼懼則沮沮則怠終亦安於小而已矣今以足下之有意於其大者而猶未能脫然而從之也得非爲是之故乎故僕敢以是說贊足下之決足下誠能深究其然而早定取舍之極以平日排比章句追尋聲律之功移之於窮理居敬進德修業之實俛焉日有孳孳而不懈焉則其進於道也孰禦素知足下有可與適道之資又感下問之意不覺縱言及此交淺而

言深無諸已而求諸人皆犯古人之戒亦恃足下之垂諒而已不宣

與李宜顯 甲戌

一舉大闡快副庭闈之望聞之喜悅殆不能寐然士所當為不止此妙年仕宦又非所急更宜留心於其大者益讀聖賢書以需異日之用也區區之意本不以一第期左右今春山寺時固亦知雅意所存故輒此云云想有以諒之矣

與李宜顯 丙子

生方往農巖只有兒子隨來日長如年隨意與居耳

目所接不過泉聲山色恨不致德哉此間共商簡策中語也聞之亦當慨然

答權燮 乙亥

示諭道峰事深荷不外近日許多紛紛要皆淺慮之所不到而事之苗脉則有之矣客歲季冬旬後初入城裏適李君賀朝來見於北洞曰道峰事今將舉行矣其間有合商量者任事章甫令我稟議於兄矣當初儒疏以並享為請既蒙上可而該曹回啓却以配享稟定若配享可則固當依此舉行而不然則筵臣當更稟於榻前兄意以為如何我對曰此事吾則

本以配享爲當况戒命如此則何必更請盖尤翁與
靜菴若在他祠院如黃山之竹林者則固當並享而
若道峰則靜菴自是主人享有專祠已歷二百年今
適以尤翁並享則靜菴遂不得專其尊而主客混矣
且後賢而爲前賢屈無少不可以此言之恐配享爲
穩矣李君唯唯而去日章甫輩固應有來問於兄者
而吾亦當致此意於任事者矣其後未幾而有筵臣
陳白之舉則吾言不行矣私心不能無憂而亦未嘗
對人說及矣其後徐生宗震來求奉安祭文而以方
撰次先人行狀前已辭劍潭

同春先生祠字

文字今不容破

例故辭謝不許徐生仍問此事於兄意如何我遂以
所語於李君者語之其時士興兄弟及道以三人在
坐同聽矣今日紛紛大抵皆由此而發也此果無端
追議於禮成之後者耶彼媚疾者果必待此以作耶
到今雖有藉以爲口實者此却是吾之不幸耳嚮使
無吾言此事其遂帖然無異議耶作此見者真兒童
之不若也大凡論事只當觀道理所在明白直說豈
有顧望回互藏頭匿影有若屋下做私事恐人知覺
三三兩兩附耳交語者之爲耶平生不慣作如此事
固知以此行世必不得於彼此而亦不謂吾黨之君

子乃無一人能識此意也此則誠可爲慨然爾然愚
於此一事本亦不敢大開口說話只爲當初與李徐
酬酢因以傳播於人而其後或有緣此來問者則又
不欲一向隱諱反致人疑惑令其妄相忖度故輒歷
言前後問答曲折以明已意之所在來論所謂霜林
發言者亦如是而已其時有尼山門徒李師言同在
坐我笑謂其人曰吾言與君輩意思自別而却恐拗
引爲證也李君亦笑曰無文書之言將何以爲證耶
吾之此言雖似調諧而實有深意焉此可見區區本
心之所在矣至於北洞移書又未知何所指也濟億

輩誣讒之後因有書於士興略及慨惋之意豈指此
耶若然則尤可笑也士興兄弟前已於徐生問答時
叅聽而知吾意矣又何待於移書論說耶年少輩曉
曉多口置之不足道而吾黨中自成二論如來論所
憂則誠亦非小事也然吾與仲淳言議雖小異其誠
心爲尤翁則一而已矣豈有彼此參商之理耶如左
右者宜察此意告語僭友勿復以意見之異遽生分
別而只取其爲前賢赤心則都無事矣不然則雖非
此事而人之意見亦何能盡同同異之間便相疑貳
則何往而不朋分角立耶此事久欲一稟於寒水座

下而病冗未暇作書今因來論之及忽忽奉對雖未能周盡而大略則具於此矣覽後須因便見還欲更寫一通以入黃江禠也凡此云云於盛意如有未當亦勿惜反復極論乃荷深愛也更告諒之

答權燮丙子

禠中辱復承侍學佳安慰流難量在職名不勞自解方以爲幸今得德哉所報恐又有狼狽之端可悶別紙良荷開示人之意見固難盡同况事在既往言之何益唯嘿嘿內省益加恭慎或可以寡過也竊觀來意似欲得區區一言用以解吾黨之疑而塞異趣者

之口此正不必然使世有高識明見心事默喻者則宜無待於煩言不然則又何足與之深論耶况世之紛紛者雖見吾黃江書中語亦安知不益增其疑而別有以藉口也恐此無異於揚湯而止沸也大抵今世無一開眼處亦無一開口處愚意雖斯文大是非舉世所爲明目張膽以辨之者亦不欲過而問焉而杜門讀書明理克己以究吾終身事業唯此爲真實急務於斯文亦庶爲真實禪補釋氏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此言深有味也觀左右意思似多向外切切然以論議是非爲事一向如此惡氣

象日益浮淺心地日益湮蕪而終無以得近聖賢門
庭雖使於論議是非剖判得十分明白亦何益於身
心况其決無此理也耶因書不覺縱言及此想亦不
惟其言之妄率也餘惟亮察不宣

像贊三百字恐仍舊爲是此蓋就畫像言故欲以
是見其稟賦之傑特亦自爲國朝所罕人物語既
著題而意無不足矣今欲改作五百者以有孟子
名世語可藉而爲重然於當初真實發明之意便
覺相遠如何如何蓋古人爲文只據己意隨事直
書而語意自足故後人讀之亦覺真實有味今人

動喜引用古文假借粧點務爲張大而畢竟只成
一副套語故讀者亦認作備禮說話而不以爲實
錄此正古今文字得失之分不可以不察也

答黃奎河 癸未

辱書辭旨諄複感幸至深承遠行有日又令人悵然
也退之之言曰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
如元賓焉所與猶然况其兄弟之同氣者乎是以愚
於賢昆仲每見如見吾叔輔不自覺其心之傾寫也
以愚之如此而知今來論亦出自所爾非虛語耳但
以贈言爲請則非病昏所及區區只願晨夕定省外

深居簡出閉門讀書日有程課而酒食譚樂之事紛
華靡麗之觀一切避遠無或留連則不但心志清明
而學業亦精專矣雖使叔輔而在愚之所勉戒者亦
豈外此哉至於游覽之助蘇子由馬子才二書固已
具道矣此亦平日讀書為學積於中者已富而耳目
之接於外者有以感觸助發耳豈其中空虛無有而
專有資於外耶仁智之樂亦是如此若無平日窮理
存心之功而驟觀於山水流峙動靜之狀求以發仁
智之趣豈不遠哉然所謂窮理存心者亦只在於日
用讀書應事之間非高遠難及如來諭所云爾也亦

惟賢者加之意也

答申靖夏

客歲蒙賜臨顧一宿從容荷意之厚耿耿不能忘茲
辱長書惠存辭旨勤厚其為感幸尤難為喻但獎諭
過隆有非衰拙所敢當者此深愧悚爾伯溫嘗稱足
下清介好文辭鄙心固願見久矣日者之來談副所
望雖病昏不能極意說話然目擊之間固已見彼此
之所存矣今茲示諭又益見盛意之不偶然蓋協非
無學道之心亦非不欲以此告語當世之賢者與之
同入於聖賢門庭而自惟行之不力全無實得且嘗

服膺於孟子共田之戒故自一二及門者外未嘗輒
以此事爲言矣如足下聰明年富何事不可爲而一
見之初誠不敢坐進此道乃其心則亦不願以文詞
爲究竟事業矣高明乃能領此意於言外此正佛氏
所云良馬之見鞭影也卽愚更何言哉唯在足下益
自懃勉而已協歲改而病益深方此伏枕昏痛此生
良可憐愍適客冗口占草復不能盡意亮之

答申靖夏 丙戌

忽得惠書慰倒倍常承眼皆加苦此患殊妨藝業深
以爲念然且捐書靜坐於存養處得味則其效豈不

反勝於看讀耶所與西伯書讀之不覺感涕此事本
不欲汲汲而今以正甫愛才悼亡之切慨然有此書
協亦何能沮止耶與伯溫一紙恰似六一翁論師魯
詩方與李灑對坐以此語之渠亦深歎服爾餘不宣

答申靖夏

正爾奉懷忽紆專書慰可知也仍承比日寒沍直申
啓處佳勝且於簪筆餘暇不廢繕書此尤不易得近
世上大夫一入名塗視書策如筌蹄無恠其識趣行
事日趨于下如吾人固知其不然而所喜從事於考
亭遺書此是義理府庫果能於此得力則他日所就

其可量可幸甚幸甚勉旃勉旃此頃以仲母葬事力
疾往來益致漸頓閉戶呻吟時誦中庸太極圖亦不
無好意思爾俞台行想有贖章因便寄示如何此亦
有小文當已見之其後不無句字增損者恨不得對
商也餘不宣

答申靖夏丁亥

非少瞻戀而病憂冗甚未奉一字仰候爲歎茲拜專
疏感慰難勝忽復初冬伏惟孝思感時攀慕何窮承
於饋奠之暇從事關洛遺書竊想苦淡中無他外統
所得當益親切區區慰幸不容名喻令姪文字佳甚

爲之不已古人亦何難到但此事誠無益於己分且
其資質粹美可與適道而却彼此擔閣尤可歎惜今
見哀示如此一撥便轉又何難耶幸以此意朝夕警
款令其於實學用心如何如何歸來圖得於金符中
甚幸甚幸畫筆頗不俗雖作屏障寧有壞名之慮適
此蕭然清坐披展之間覺五柳孤松去人不遠嘗見
伯溫論繪事無關性情殆不解此趣而然也協初七
撥歸洲上葵廬棲息粗定而室病苦無減私問私問
千萬不一

與尹世恭戊辰

即開旋。管安生再昨與子益同舟溯流。今到漆巖
所過江山。曠春物。藹然終日。在篷屋下游。日賦詩
不知舟楫之勞。甚恨不得左右在側也。再明開。嘗到
寒碧歸後。遠馬相邀。恐稍後時。未知何以則可也。

豐巖集卷之十八

